

没事吃什么醋啊

【22】

姜柔躺在床上，一边纠结，一边混混沌沌，然后迷迷糊糊听见外婆在屋外喊她。

「小姜～你今晚不是要去见梁医生？你还不起来？」外婆走到床边拉了拉她被子。

「啊？」姜柔愣了一秒。

她真忘了。

「快起来啊，你们约时间了没？第一次见面别迟到了，你这孩子。」

额……

姜柔懒着不起来。

其实也不是懒，而是她现在哪有什么心情相亲啊。

她现在整个人一堆乱麻～

「外婆，我跟他另外约时间吧。我今天不舒服。」姜柔皱着眉头，实在不想出门。

「这第一次就不去，别人怎么看，我觉着梁医生挺好的，你要抓住机会。」外婆苦口婆心地说。

「好好好，外婆你让我再睡会儿。」姜柔见到外婆出去了，才松了一口气给梁丞打电话。

手机嘟嘟几声，没过几秒就接通了。

「喂」电话那头传来低沉的男人的声音。

他那边有些嘈杂。

「梁医生，不好意思，吃饭要不要换到下次，我今天……有点不舒服。」姜柔压低了声音，难为情的说。

「……」电话那头一时间没了声音，只能听见一些杂音，过了几秒，他才说，「我已经在路上了。」

姜柔犯难了。

「那不好意思。」

「而且接下来几天我……都有点忙。」梁丞又开口说。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约嘛，等你有时间再……」

「不想见我？」他突然打断她的话，语气里透露着一丝戏谑的味道。

「不是……」姜柔是真不想见他，但，被他这么一说，又觉得挺尴尬，便补充道，「你不是说你忙嘛，你们医生都挺忙的。」

「……」他并没有说话，沉默了几秒才说，「那我给你提个小小的意见，下次要取消约定，提前一到两小时，让别人提前做好安排。」

尴尬了。

姜柔抓了抓头发，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不好惹。

不过这事，的确自己理亏。

「这样，如果你哪天不上班，或者上半天班，我去找你。」姜柔做出了最大的，最有诚意的退让。

她想自己和梁医生大概是不合适的。

虽然他长得也不错，家室也不错，人也够成熟稳重，感觉上是挑不出毛病。

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感觉奇怪。

既然不适合，那就当面说清楚，没必要拖着，她不是那样的人。

「好。」电话那头传来了稍微舒缓的语气，「你哪里不舒服？」

这……

心里不舒服算不算？

她硬着头皮说，「昨晚喝多了，有点头痛，不过没事，我躺一会就好了。」

「……」电话那头又有些沉默，过了半晌才说，「女孩子，嗯，我个人建议还是尽量别喝酒，对身体不好。」

啊？

怎么还管起她来了？

姜柔头大。

「嗯嗯，我去洗澡了，挂了啊」说完她就匆忙挂了电话。

车厢里，男人挂了电话，把手机拿在面前，盯着她的号码，陷入沉思。

他喃喃道，「小孩子」

放下手机，他左手一带方向盘猛地一转，掉头，车子朝着回家的路行驶。

【23】

大中午，姜柔坐在医院的板凳上，心烦意乱的玩手机。

她觉得自己跟「医院相亲」的坎是彻底过不去了。

谁能想到这种事，还能再一次发生？

梁丞说今天只上半天，让她中午去医院找他。

也行吧，自己许下的承诺，跪着也要走完不是。

姜柔原本去地下车库等他。

结果梁丞说临时来了个患者可能需要立马处理，所以暂时下不了班，怕她等久了，让她直接上来等。

也行吧，上去也没什么大不了。

除了李浔，她没什么好怕的。

都 12.30 了，李浔虽然跟梁丞一样也是牙科，但这个点应该去吃饭了，所以也能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结果呢……

姜柔抬头望了一眼，围着病人的两个男人，暗自骂了一句脏话。

这不是李浔还能是谁。

梁丞此刻正在和李浔共同治疗一名病人，可能因为问题比较棘手，两个人倒是几乎没有发现她的到来，只有梁丞抬头给她递了个，请等一等，抱歉的眼神。

来都来了，她也不能直接走掉，那样反而更尴尬。

于是她就那么坐在旁边的凳子上，自我催眠，催着催着，她觉得自己也没干什么大不了的事嘛。

关于情书的事，她也情有可原，她找过他好多次，他都不承认，但她也不知道还有李浔字帖卖这回事啊。

关于那天晚上，吐他一身她是不对，但她喝醉了自己没法控制啊。

虽然赖在他床上睡，挺无赖，那是因为她太困了。

……想这么多干吗，她又没真对他做点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况且她也并不是那么有道德的人，纠结什么纠结？

这样一想，她心中豁然开朗。

她甚至自我催眠到一种能够在他回头看自己的时候投给他一个微笑的程度。

于是她抬头了，昂首挺胸，等着他发现自己，主动朝他打招呼。

然后，他终究是回了头。

也终究是发现了她。

看见她的时候，他还带着口罩，帽子，举着的双手上面还有一些病人嘴角的血迹。

两人目光相遇的一瞬间，他显然愣住了。

她冲他笑，他心里咯噔一下，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耳朵有些发热。

迟疑了好几秒，他才低头跟梁医生说了什么，然后姜柔就看着他朝自己走来。

不是——

他过来干吗？

姜柔看到他身后的梁丞也明显有些惊讶，站在原地看着两个人，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她虽然上一秒说服了自己，但这一秒，随着他的靠近，她虽然表面上挂着笑，其实心里虚的一逼。

「你怎么来了？先……等我一下。」李浔低着头，压低了声音，以至于他的话不会被其他人听见。

姜柔？？

她有些，尴尬的看了梁丞一眼。

他好像也惊讶到不行。

姜柔想了几秒，觉得李浔多半是误会了自己在等他。

刚想开口，刚转过身的李浔，身子顿住了，又转过身来，嘱咐她，「可能还需要半个小时，你可以先玩会手机」

姜柔??

不等她开口，李浔这次没有犹豫，转身又过去病人那边了。

姜柔看着他一过去，梁丞又往她这边看了一眼，然后侧过脸去跟李浔说话。

不知道说了什么，她只看见李浔神色不稳的望了她一眼又收回目光继续治疗。

??

姜柔，本来觉得可能没什么吧？

可是越想，越觉得他最后望自己那眼那么诡异呢，就好像有多见不得人的。

看见两个人仍在交谈，她怎么有种，坐立不安了呢？

就是明明有两个人当着你的面说你，讨论你，还时不时朝你这里望一眼，还轮流着看，这谁受得了？

她想说，你们两有什么就不能说大声点让她听到？非得这么神秘？

还有，待会，该怎么跟李浔解释，她是来找梁丞而不是找他？

还有，他语气今天怎么，冷是冷，但又莫名的有些温柔？

还让她玩会手机，这么，贴心？

惊得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认识？」李浔一过去梁丞就问他。

李浔又朝她那里看了一眼，「嗯，我的一个病人。」

「原来如此。」梁丞心里松了一口气。他想了想，大概是他上个月出差，爷爷说过这个姜柔会去找他治牙。

说实话他当时也有些逃避相亲，所以趁着出差就没有见成面。

当时他的病号都转移到了李浔名下，姜柔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和李浔认识的。

刚才，是他多想了。

他笑了笑自己。

梁丞完成了一边牙齿的处理，把位置留给李浔。

李浔把灯往自己那边掰过去了一些，熟练的拿起器具，埋着头继续处理另一边，他做的极其认真，手法与梁丞有些不同。

梁丞虽然在这里当着他老师，带着他，可是这个学生是从美国学回来的技术，有些细节处理，说实话让他这个老师都很佩服。

李浔技术好，有耐心，梁丞当时出差把病号都留给他，特别放心。

特别是自从李浔来了他们科室，这里的女性患者真是络绎不绝，看牙是一方面，看人也算一方面。

梁丞盯着他认真的侧脸，算是明白为什么那些女人前赴后继了。

若不是这个学生性格冷淡，估计女朋友都排到医院外面了。

想到什么，他突然开口问，「李浔，你今年 23 了吧」

「嗯」李浔一边治疗一边应着。

「有女朋友了没？」他又问。

李浔动作顿了一下，停了一两秒才说，「没」

不应该啊。

梁丞觉得自己不找是因为太忙，一心扑在事业上，自己也确实对儿女私情不是很感兴趣，若不是今年 32 了，家里实在逼得紧，他也不会选择相亲的。

李浔不同啊，他才来医院，任务不重，而且小年轻不都喜欢什么情啊爱的，追的小姑娘应该也不少，怎么会没有？

「就没有喜欢的吗？」他追问。

李浔彻底顿住，但是动作却极其自然地转过身去给器具消毒。

他没有说话，只是心里闪出一个人的名字。

而想到这个人，他脸颊都有些热了。

「也是，现在正是你事业上升期，年轻就应该奋斗事业，不用着急。」梁丞满意看着他修长的身影。

他很看中李浔。

李浔是他带过的最牛的学生，话少，做事认真严谨，有实力，是一块可造之材。

他自己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儿女私情上，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要不然他也不会 32 岁就已经成了牙科的一把手，把多少有经验，资格更老的牙科医生都甩到了后面。

李浔埋头，继续治疗，嘴里飘出一句，「老师，我待会不跟你去食堂了。」

「好。」梁丞其实想说他也不去食堂，只是觉得不应该在学生面前如此虐狗，便没有提姜柔的事，想着没必要明说伤了学生的心。

「你有事？」他又顺口一问。

「嗯，有点事。」李浔加快了动作。

【24】

半个小时后，那边似乎已经结束。

梁丞还在和患者说着一些术后要求，李浔率先去准备台脱了手套，帽子，白大褂。

洗了好几遍手，才缓缓地往姜柔的方向走来。

姜柔看着他，等着他走过来，她想他过来就跟他说清楚自己并不是等他。

可是，李浔刚走到她身边，她还没开口，他又像是想起什么转身朝自己的桌子走去。

？

姜柔望着他。

只见他弯腰打开最下面的抽屉，拿出一个纸袋，纸袋里装了一个盒子。

他捏着纸袋又朝姜柔走去。

走到她面前，意味深长地看了姜柔一眼，然后递给她。

「什么意思？」姜柔被他这举动惊住了，这人是有人格分裂不成？

她不知道他纸袋里的盒子里面装的什么，他又捏的异常严实，她根本看不见。

天天对自己冷着个脸，今天是吃错药了？又温柔，又腼腆？

「你自己的东西，你不知道？」李浔压低声音示意她不要张扬。

姜柔「？」

她更懵了。

但还是伸手去接住。

「走吧。」李浔快速把纸袋递给她，叹了一口气，拿了车钥匙，就要走。

姜柔「？」

「那个……其实……」姜柔感觉这情况有些棘手，皱着眉头给他解释。

他丝毫没有听的意思。

双手插袋就要走。

正在这时，梁丞的声音传来——

「你再等我 2 分钟！马上就好。」

！！！！

完蛋！

姜柔抬头看了一眼梁丞的方向，简直头皮发麻。

因为此刻，双手插袋的李浔也顿住了身子，一脸疑惑盯着她。

他后来一想，应该是老师想跟他一起出去，虽然有些纳闷，但他还是回头准备再告诉老师一次，自己不跟他走了。

可是，他还未开口，有人开口了。

「好。」姜柔的声音不大不小，很显然不是对他说，而是一回应身后的那个人。

李浔难以置信的看了老师一眼，又看了姜柔一眼，明显有些吃惊。

但更让他吃惊的是，姜柔还补了句，「没关系，你慢慢来。」

李浔愣在原地。

她不是来找自己的？

「好了。」梁丞脱了白大褂，几步跨过来，站到姜柔身边，
「不好意思，久等了。」

他一脸歉意。

早知道不让她来找自己，自己忙完去找她，让她等这么久。

说完，他发现面前的两个人有些不太对劲，气氛有些尴尬。

差点忘了，两人因为治牙应该是认识的，还以为李浔在跟姜柔说牙齿治疗的事。

低头一看，姜柔手里多了一个纸袋，就问，「李医生给你的什么？」

李浔！！！！

他盯着那个纸袋一言不发。

脸色有些难看。

「不知道。」姜柔试图缓解尴尬，干脆伸手将盒子拿出来。

三个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盒子上。

李浔脸色越来越黑。

眼看盒子就要被打开，他一抬手，把纸袋连同盒子一把夺过去。

他神色有些不自然，「没什么东西。」末了发现姜柔和梁医生都吃惊地看着他有些令人费解的举动，他只好补充一句。

「牙齿保护的资料，下次再给你。」

啥玩意？

牙齿保护？

她什么时候向他要这个资料了，她要来干吗呀？

姜柔简直觉得今天的李浔，多少有点毛病。

「这样……，对了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姜柔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家里人安排的相亲的那个姑娘。」梁丞看了李浔一眼，又对着姜柔说，「这是李浔，你们应该见过面了，是我的学生。」

相亲对象？

李浔心里如同被一块巨石砸了一下。

「哦？」他压抑住内心的汹涌澎湃，挑了挑眉，看了姜柔一眼。

他就这么看着她，无声无息，毫不避讳，眼神深不见底。

姜柔第一次，被他看到有些窒息，最后不得不躲了他的目光。

很好！

她现在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在他心中的水性杨花的形象了。

头疼。

「不过，我们现在还只是朋友，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吃饭，正式给大家介绍」梁丞靠的姜柔有些近，又对李浔说，「你刚才不是说你有事，怎么还没走？」

他刚才做得这么快，挺着急的样子，现在也么不慌了？

李浔捏着纸袋的手紧了紧，脸上肉眼可见的有了情绪。

「现在没事了。」他冷漠的声线可以算得上没有礼貌，说完，冷漠的转身，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弯下腰，将抽屉打开，将纸袋一把塞了进去。

然后，拿出病历本，埋头写病历。

？

梁丞也有些不明白这个李浔怎么突然有了情绪。

又怕姜柔感到尴尬，便笑着说，「我们去那边吧，我整理一下就走，你想吃什么？我来定。」

姜柔「……」

她丝毫没有听进去梁丞的话，只是身子跟着他朝另一边移动，目光却是一直盯着埋头写病历的李浔。

她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她能感受到他身上的低气压。

他生气了。

非常生气。

可是，他为什么生气？

她想不明白，明明自己没惹他，最多就是让他误会自己是来找他的，她也想过解释啊，他自己不给机会。

他干吗那么生气？

姜柔内心忐忑是假的。

梁丞将她带到他的办公室，他还在整理他的一些病历和资料。

因为下午不上班，他要把一些东西整理好，才好交接。

「怎么了？」梁丞看她有些心绪不宁。

「没什么。」姜柔也有情绪了。

「……」梁丞见她脸色不太好看，没在问了，他以为她是等自己烦了。

他快速整理，两个人有些沉默。

「你的第三次治疗什么时候来？」一个突兀的声音出现在头顶。

姜柔猛地抬头，就对上李浔那冷漠无情的目光。

他的突然出现，吓了她一跳。

一时间愣在那里，没了反应。

梁丞也吃惊的看着他，怎么还没走？

姜柔抽回思绪，有些烦，「下周吧。」

她不想面对他的臭脸，想把他打发走，敷衍他。

他盯着她的脸，欲言又止，最后收回目光，冷冷道，「下周我排满了」

「……」姜柔半信半疑，但实际上，她是现在不想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他明显带了情绪，莫名其妙，跑来问她治牙的事，他这态度哪像是询问，更像是讨债。

她也有些窝火了。

「没事，她想下周就下周吧，下周我有空，挂我的号就行。」梁丞觉着两人有些不对劲，但又不知道道到底哪里不对劲。

他还以为是因为姜柔可能是那种医生不喜欢的病人，不够听话，不听安排的那类，惹怒了李浔。

可是，李浔来这也有大半年了，没见过他生气了。

她到底是做了什么，把一个从来没有情绪的人都惹得有了脾气？

没办法，梁丞只好靠自己打破僵局。

结果，这哪里是打破，这简直就是火上浇油。

李浔尽量压抑了内心的情绪，尽量心平气和的朝着梁丞说，
「老师可能不知道，我给她治疗采用的是美国那边的方法，所以，她最好还是让我从头到尾治疗。」

！！！！

梁丞说不吃惊，是假的。

他没有想到他的学生有一天会用最心平气和的语气，把他堵的一句话说不出来。

李浔学的是美国那边最新的技术，他的很多方法，连他这个老师也只是听说，表面上他才是老师，实际上有时候他还不得不从心底里佩服这个学生。

有的新技术还要从李浔那里学起。

姜柔也不知道李浔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感觉梁丞一心想解围却被他怼，她有些看不下去，干脆直接回他。

「随便，你没时间那就以后。」姜柔有些赌气地说。

「这周三。」李浔把目光又投到她身上，语气不容置疑，「周三下午 4 点」

「周三，你不是要去参加医院大讲堂？」梁丞皱了皱眉头。

「取消了。」李浔淡淡地回了一句，对着老师语气还算好，一对着姜柔语气就明显冷了下去，「周三前，禁烟，禁酒」

说完他看了两人一眼，「祝你们约会愉快。」

紧接着，双手插袋，转身离开。

只剩下两人目送他的背影离开。

嗤～

梁丞没忍住，笑了起来。

「丫头，你是怎么惹到我们李医生的，他怎么对你那么凶？」

不过也不难想象，这个女孩大大咧咧的，又爱迟到，李浔那种冷漠的人大概是很容易被惹毛的。

！！！！

「你们医生都对病人这么凶的吗？」姜柔怎么知道怎么惹了他？

她总觉得李浔最后那句，祝你们约会愉快，说的阴阳怪气的。

好好的相个亲，知道的是说她相亲，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偷情来了。

搞得浑身不自在。

晕～

「病人唯一能惹毛一生的就是不听医嘱了。」梁丞笑了笑，继而低着声音说，「要说你也真厉害，到底是多不听话，把我这脾气好的学生都惹得黑脸。」

李浔脾气好？

天方夜谭！

印象中，他就没对自己脾气好过。

「梁医生，你……」姜柔盯着他幸灾乐祸的模样，又好气又好笑，「算了……走吧，我好饿。」

「嗯，走吧，今天让你等这么久，我们算是扯平了。」

姜柔「……」

梁丞拿了车钥匙做出请的姿势。

两个人便一起往楼下走去。

直到隔壁房间彻底恢复宁静，一直埋头人才抬起头，盯着病例本上的字，松开了笔，身子稍微往后仰。

他闭着眼，伸出左手，按着太阳穴。

半眯着的眼，目光在病历本上游离。

病例本上密密麻麻的写着某个人的名字。

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身心俱疲。

【25】

很明显，一顿饭，吃来毫无心情。

姜柔偶尔吃点，一直心烦的玩手机。

「菜不好吃？」梁丞见她没怎么吃也放下筷子，找些话题。

「不是，没什么胃口。」姜柔道。

「其实这家牛排还不错。」梁丞给她切了一小块牛排，贴心的放她盘子里。「能问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旅游博主。」姜柔吃了一小块牛排，大方地说。

「哦？」他顿了一下，「旅游博主还不错，挺新潮的，一般都是年轻人在做。」

「嗯。」

「不过前一阵我看网上有个旅游博主被骂得挺惨的，你们这个恶性竞争挺大？」

「你也看了？」姜柔有些惊讶，梁丞给她的感觉是不会关注网上新闻一类的人，聊到这个两个人总算有了些话题，她苦笑，「是挺惨的。」

「那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姜柔突然有些想听听外行人的看法。

梁丞没有立即回复，而是拿起手机回了一个信息。

他是真的忙，一顿饭感觉回了好多次信息。

回完信息，他才开口道，「我个人觉得女孩子还是不要卷入到网络上的纷争里面去，网上的舆论对女孩子不是很友好。」

「如果有什么争议应该交给律师维权，私下处理，而不是抛头露面，把自己呈现在大众面前，让网友来评判。」

其实，他说得还算中肯，但是姜柔觉得他还是不了解这个行业，无奈笑笑，「交给律师？视频抄袭很难判定的，律师也不一定能怎么样。」

如果律师能解决，姜柔早就请律师了。

香香也不至于这么嚣张。

想到她，姜柔就来气。

「但是放到网上这种处理方式，会给家人带去困扰，特别是那个被骂得很惨的博主家属。」梁丞如实说。

他对于网红，主播，还有些网络的职业并不是很喜欢，主要是觉得网上评论不受约束，如果作为被骂得很惨的那个博主的家属，他是不能接受被那样评判。

他听姜柔说是旅游博主是有些震惊的。

谈不上不喜欢，就是有些难以接受。

这无疑是个减分项。

「我就是那个被骂得很惨的博主。」

姜柔轻飘飘的说完，气氛一下子死寂。

梁丞还真没想到……

他缓了好一阵才又开口道，「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

「比如？」姜柔其实早就预料到他的反应。

就如她的历任追求者，刚开始或许还能勉强接受她的工作，但到最后，由于她长期不固定在外面奔波，信号也没有，联系不上，大家慢慢的就选择分手了。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一份在江城稳定的工作。」梁丞喝了一口茶，「女孩子没必要把自己陷于舆论中。」

呵……

姜柔突然就笑了。

「那梁医生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坐办公室的吧，你这样的女孩子不合适风吹日晒的，也不需要挣太多钱，轻松一点就好。」梁丞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现在的收入还行，平时也是真的忙，根本没办法照顾家庭，他理想中的另一半就是拥有一份轻松的工作能够照顾家庭，如果不想工作，他养着也行。

毕竟他妈妈也是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就没工作过，把家里照顾得很好。

「坐办公室可能不太适合我。」姜柔其实已经没了什么耐心。

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必要跟他兜圈子了。

「有什么不适合？」梁丞觉得她的想法有些奇怪。

其实，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对她感觉不错的。

她长得漂亮，不是小家碧玉的那种娇柔，有一种自然舒适的美感。

她话也不算太多，脾气看起来也行。

他很少对女生心动过，她算是其中一个。

这个事实，是他周六那天发现的，自己从未那样期待和一个女生见面，得到她爽约的消息，他心底有气，气的不是爽约本身，而是不能与她见面。

今天在诊室，他看见她坐在凳子上，安静地等自己下班，说实话从未被谁等待下班过，那种感觉着实有些心动。

所以他才会以真诚交往的态度问她关于工作之类的问题。

「因为我不喜欢朝九晚五。」姜柔笑着说，「我这人懒散惯了，晚上熬夜，早上睡懒觉，做什么都随心所欲。」

她尽量往梁丞不喜欢的方向说。

实际上，她已经大概清楚，他想找的是什么类型的女生。

她就是要让他主动说出，看，我们不合适。

「……」梁丞第一次被她弄到哑口无言。

后来两人都保持沉默。

姜柔反倒很轻松。

午饭过后，梁丞问要不要去看电影，姜柔拒绝了。

很明显两个人都不是对方的菜，还有什么继续发展的必要？

两人倒是沿着江边散步，又聊了一些其他话题。

直到吃过晚饭，结束这一天的相亲行程。

梁丞坚持将她送到路口，这个她倒是没拒绝，到了路口笑着与他挥手告别。

走在巷子里面，黑漆漆的，她脑子里里一直在想，梁丞真的是她见过的，无可挑剔的完美情人。

他成熟，稳重，有颜，有才，工作稳定，事业有成，比起某人整天黑着一张脸不知道强多少倍。

其实女孩子都会想和梁丞这样的人共度一生吧。

只不过不合适她罢了。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自己呢？

脑海里蹦出一个人的名字。

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怎么总想到他，而且他还总是不理自己。

一想到李浔，她心情就又很糟糕。

他为什么总是不喜欢自己？对自己那么冷？

自己还想到他，真是可笑。

姜柔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巷口，远远地就看着一个人影。

她心里暗骂了一句，大半夜，这人站在这里干吗，有病？

她踩着高跟鞋，走近了才发现是李浔。

他穿着一身休闲服，像是刚洗了澡，头发有些长，又有些没干透，就这么散散地倚在墙边。

也不玩手机，就这么盯着她看。

看到李浔的瞬间，姜柔说实话，一下午的怨气，在此刻竟有些消散。

结果下一秒，她看到他脚边趴着的那只短腿柯基，她又气不打一处来。

罢了，她此刻没心情跟他斗气了。

她就这么目不斜视的从他身边走过去。

李浔也没说话。

只是看着她走了好一段距离，才双手插袋，缓缓地跟上去。

他也不靠近，就这么远远地跟着。

她走得快，他就稍微快一点。

她走得慢，他又稍微慢一点。

两人始终保持着几十米的距离。

小姜就一傻狗，一会冲到姜柔脚边，发现主人没跟上来又颠回去在李浔脚边刹车。

它就这么来来回回，整个狗跑的气喘吁吁。

最后跑不动了，干脆趴在地上，朝着李浔嗷嗷叫几声撒娇，不肯走了，要他抱。

李浔与它僵持几秒，还是败下阵来，弯腰去地上捞它。

轻柔地把它捞在手臂处，并轻声警告，「今晚不许闹。」

然后，一抬头，眼前竟然有一双眼睛瞪着自己。

他心里咯噔下，不知道她怎么倒回来了。

「你跟着我干什么。」姜柔语气有些不好。

她刚才一直知道他跟着自己，莫名其妙的，就想问他要干吗。

结果一走近，发现他平时冷漠无情的他竟然对一只狗如此温柔。

知道的那是只狗，不知道的还以为那是他奇奇怪怪的爱人。

再想想自己的待遇，和狗比起来。

麻蛋。

还真人不如狗……

她疯了，此刻竟然拿自己跟一只狗做比较。

她好气，但都不知道该气谁。

「没跟着你」李寻语气很淡，少了一些冷，居高临下斜瞟着她，又加了两个字，「散步。」

神他妈，散步。

【26】

姜柔突然就很冲动的很想跟他争辩一番，把这些时日以来受的他的冷眼一一拿出来理论理论。

结果目光却落在他怀里的那只柯基。

她狠狠地瞪着那狗，仿佛要一口吃了它。

它却睁着无辜大眼盯着她，歪着脑袋一脸懵逼。

这样对峙几秒，她竟然渐渐的心中的怒火被灭了大半。

又想起，那封情书。

好吧，她彻底没了底气，也就没了脾气。

突然怀里被他塞过来一个东西，她抽回思绪，又看见中午那个纸袋。

？

「什么东西啊？不要～」不要两个字低的她都嘲笑自己真是毫无骨气。

他中午就要送给自己的？

什么意思啊！

该不会……该不会是什么礼物吧？

中午就要送，现在还要大半夜等着自己送？这么执着？

她承认这一刻所有怒火都灭了个彻底。

「你回去，再打开。」他温馨提醒，面露难色。

回去再打开？

姜柔觉得他怎么，还害羞不成？

「没关系，我看看。」姜柔猴急的就把盒子从纸袋拿出来。

「你别……」李浔低声警告。

她一个反扣，打开盒子——

？？

黑漆漆，蕾丝，什么东西？

她用手指去捞起来，笑容逐渐变态——

操

她尴尬的拎着也不是，放回去也不是～

某个记忆片段在她脑海一瞬间闪过。

完蛋！

这不是自己的内衣吗？

她看看李浔，又看看盒子……

空气凝固了。

「我走了。」李浔率先开口，打破僵局，低着头就要走。

姜柔去看他，月光下，仍能看见他耳朵和脸的色差。

他耳朵红了，红的彻底。

如果她没看错，他脖子都红透了。

她本来还有点囧。

见他这个样子，她又气又好笑，想戏弄他。

然后她也那么做了。

「别啊，别走啊，你跟了我大半个小时，还拿着我的……，怎么不进去坐坐？」她站在那里轻轻仰头，轻笑，眼神指了指自

己家的方向。

「不了，你也到了。」李浔回过头看她一眼，目光很深，但又不敢多看，「我走了。」

「别怕呀，我又不会吃了你。」姜柔瞧他因为自己的话吓成这样，就忍不住想笑，「而且，我家没别人。」

此刻她内心的 os 是，外婆肯定睡着了，和没人没差。

这话说得有多暧昧，其中带了多少暗示，是个人都听得出来。

李浔一瞬间有些被刺激到，确切说来应该是被她突如其来的大胆和轻浮震惊到。

「你快回去。」李浔低声警告。

「怎么不想去我那？既然你都送我送到家了，那要不我再送你回去？去你那儿也行～礼尚往来嘛～」姜柔继续逗他。

「姜柔！」他声音更加低沉，有些生气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他就那么狠狠盯着她，把笑着的她直接盯得浑身发麻，不敢笑了。

「那么凶干吗」姜柔低着声，没好气地喃喃道。

开个玩笑嘛，至于生气吗？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好玩？」他突然沉着声，异常严肃的质问她。

吼！

他真的好凶。

姜柔仿佛又看见了高中那个时代的李浔。

每次姜柔去招惹他，他一般不理她，被她烦的实在不行的时候就是这样凶她，问她，是不是有病，逗别人很好玩？

姜柔每次都在他面前碰一鼻子灰。

想到这些，姜柔一瞬间有些委屈，心情又开始不好，她对上他的目光，「李浔，我就跟你开开玩笑，你为什么总这样？开不起玩笑？」

「……」李浔望着她，欲言又止，盯了一会，他避开她目光，咬了咬后牙槽，压抑住内心的情绪，抱住小姜。

「因为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

他甩下这句话，转身离开，继而消失在夜色中。

姜柔望着他渐渐消失的身影，心情又跌落谷底。

为什么每次，她和他都能闹到不欢而散！

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从高中开始就这样。

不，是七年后回来，他好像更讨厌自己了。

气……

她拿起纸袋，怒气冲冲的转身，回自己家。

回到家，躺在床上，她怎么也想不通，竟熬到半夜三点才睡去。

因为过于郁闷，梁丞给她发来的晚安信息，她也没回。

就这么揣着心事睡去。

【27】

李浔离开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踩着青石板路，借着夜色的掩护又走了长长的一段。

本以为可以借月色消愁，忧愁却层层堆积，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

罢了。

他最后抱着小姜回了家。

洗漱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最后他又穿着睡衣起了身，在床边坐了一会，又来到书桌前。

修长的手指拉开抽屉，从书籍的最下面抽出一张信签纸，摊在桌面上，拿起一支签字笔，提笔写信。

渐渐的字字成行，又成段，又成章。

断断续续写了半个小时，他终是画上句号，在信签纸的右下角落下一致小姜。

写完信。

他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又回到床上，望着天花板叹息。

为什么又要来招惹我？

为什么说好了不理她，又跑去巷口等她？

为什么时隔七年，她还是能轻易地让他平静的湖水泛起波澜？

而这样的波澜，让他怕～

他伸手挡住自己眼，闭上眼，像是疲惫极了，缓缓睡去。

他醒的应该很早。

因为天还未见亮，他已经和小姜一人一狗踏在荒无人迹的青石板路上。

小姜可能因为起得太早，情绪不是很高涨，耷拉着脑袋走在他身边，时不时还打个哈欠。

走到某处，小姜突然狗眼泛光，扭着屁股就向前冲，然后一头栽在一个张奶奶的跟前。

「小姜～」李浔怕它冲撞了人，急着警告它，脱口而出。

张奶奶正在给花浇水，听到声音回头，然后就看见一身黑色运动装的他拿着被挣脱的狗链站在不远处。

又是他。

张奶奶看着是他就笑了，笑起来满脸的皱纹都舒展了。

伸手招呼他。

「起得这么早？快过来，快过来，在这里等一会。」

她声音里透着温柔，眼神里也全是慈祥。

李浔低头望过去，才发现院子门口竟直接放了一张上次长凳。

没等他回应，小姜倒是毫不客气，短腿一蹬，就爬上了长凳，十分乖巧地坐着，还朝着老奶奶吐舌头。

李浔有些无奈，略为腼腆地回了一个「好。」

然后缓缓走过去，在长凳坐下。

「它又饿了吧，年轻人，你等一会，我去给它拿狗粮。我上次专门去买的，家里一大堆。」姜柔外婆笑呵呵地说。

「谢谢。」李浔礼貌地望着她，本来想说不用麻烦了的话又被自己咽下。

李浔看着姜柔外婆慢慢地回了屋子，目光不自觉地就投到右边的那扇窗户上。

盯了一会，那扇窗户黑漆漆的，始终没有亮起来的痕迹。

他收回目光，嘴角自嘲。

她还没醒吗？

睡得倒是香。

睡不着的永远只有他自己。

心底不由得泛起一丝苦涩。

「上次我听别人说才知道原来狗粮有这么多口味，还是我这个老太婆见识短了，也不知道它喜欢哪个口味的，就一样买了点。」

话落，好几袋狗粮就用一个篮子装着提到他面前。

李浔有些被惊到。

他没想到姜柔外婆竟买了这么多，还有各种口味，他本是带小姜来散步，小姜贪吃偶尔蹭一点吃得，他也没有管它。

现在蹭吃蹭成专业户他多多少少有些不好意思了。

「奶奶，不用这么多。」李浔看她往狗饭盆里面倒狗粮，急忙轻声制止。

「啊？……这多吗？」外婆笑呵呵的有将狗粮抓了一些回去。

小姜这下不高兴了，整个身子趴在饭盆里，不让自己的美食被抓走。

「它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多了会肚子不舒服，滚来滚去的不睡觉。」李浔解释。

「这样啊，那不能多吃」外婆又抓了一些回去问，「这样呢？」

「再少点。」李浔轻声说。

「现在呢？」

「可以了。」李浔瞟了在一旁呜呜些不高兴的小姜，眼神警告它听话些，别贪吃。

外婆笑呵呵的又把没倒完的狗粮收起来，密封好，放到一边，自己也坐在长凳上。

看着小姜在饭盆里吃得激情投入，两个人都相视一笑。

这个年轻人应该是极温柔的，他对一只狗都这么温柔，他对人怕更是温柔到骨子里了。

外婆想起什么，问他。

「怎么起来这么早，现在的年轻人像你早起的人不多了。」外婆说完眼睛瞟了一眼外孙女的窗。

比如自己家那个外孙女，晚上熬夜，白天天天睡到日晒三竿也不起床，作息极为不规律。

同样是年轻人，怎么面前这个年轻人就给人一种乖巧又听话的感觉？

「我只是，有些，睡不着」李浔浅浅苦笑。

「……」外婆看了看他，眼睛周围都晕上了浅青色，看来是真没睡好，没有继续询问，问他为什么睡不着，而是岔开了话题，「上次我听你说曾经有亲人住在这，现在还在这吗？住多少号？」

「……」李浔愣了一秒没出声，就在外婆以为他不想回答，想放弃的时候，他却回答说，「嗯，他不住这了，我爷爷去年，去世了。」

他声音极轻，尽管语气极显平淡，还是让人觉得透着浓浓的悲伤。

外婆也愣住了。

原来他说的曾经有，是，去世了的意思。

去世的是他爷爷，他就一直守在这。

这么念旧，想必是跟爷爷感情极深了。

想到这，外婆有些心疼这个孩子了。

但是，他父母呢，怎么不跟父母住一起。

外婆虽然有疑问，但也怕又提及他的一些伤心事，便也闭口不提。

「那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外婆又问，「现在的年轻人就在这里的不多了，他们都觉得这里没什么娱乐，早早的街道就熄了灯，人也少，比不得新城区的热闹了。你不觉得无聊吗？」

李浔抬头，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望着远方，「也没有一个人，有许多回忆，还有一条狗，所以也不是那么无聊。」他笑笑。

外婆听他这么说就笑了，「这个时代念旧的人不多了，比起城中央的快节奏，这里一切都很慢，很多年轻人不喜欢这里了，这里挺好，他们不懂得它的好，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

「奶奶呢，为什么一直住在这里。」李浔知道姜柔一家搬去美国的时候，她外婆也是跟去了的。

因为他不止一次路过这里，这里永远大门紧闭，没了人影。

他甚至后来忍不住，翻上墙，去看屋内，发现她住的窗户紧闭，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他才彻底知道，她是真走了。

后来的许多个夜晚，他都带着一条狗，坐在墙边，静静地盯着她住过的屋子。

只是那扇窗户后面的灯从来没有再亮起过。

可是，后来再有一年，他放学再路过这里，这里门口开始养起了各种各样的花。

他当时心里说不出的感受，只觉得那天下午的阳光好灿烂，美好。

他以为她回来了。

可是，后来的每一天放学的下午，他都只看到她外婆在给花浇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人。

也没有她。

他才终于明白，她不会回来了。

再也不会。

心情跌落谷底，他直觉得那天放学的阳光太过于昏黄。

昏黄的他看不到路的尽头。

「因为我老伴。」

外婆的声音让他抽回思绪。

外婆顿了一下，又说，「我老伴七年前走了，一个固执的让人生气的糟老头，整天在我面前念叨，整天打仗一般的精力旺盛，突然有一天，就躺在那院子里的藤椅上不动了。」

外婆伸出手指了指院子角落的一处。

李寻顺着她的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看见一张旧的只剩下一些框架的藤椅。

烂的不能坐人了。

那墙角的树也凋零得不像样子。

「死之前刚因为花的浇水量跟我拌嘴，等我浇完花，再回头看他，他就躺在那里不动了，手里还拿着早上刚到的人民日报。」

外婆说这些话的时候极为平静，像是经历了人世间的世事变幻，这些过往都成了故事，仍旧记得，却随着时间不因此情绪波动。

李寻觉得自己问的好像不对，心里有些情绪，也闭嘴不再问。

只是愣愣地看着外婆。

「没有事……真没有事～」外婆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急忙安慰他，「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生老病死都是迟早的事了，上天要哪一天收你回去，你就从哪来回哪去，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对不起。」他低声道歉，明明他问错了话，勾起了外婆伤心的回忆，她还来安慰自己，他有些过意不去。

「真没关系，年轻人，这件事我早就释怀了，你知道我唯一不能释怀的是什么吗？」外婆反问他，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是什么？」李浔盯着她的脸问。

「早知道他那天要走，我就等着他唠叨，不跟他拌嘴，浇花水量多小一个事，他当时对养花颇有研究，就爱对我养花指指点点，我那时跟他赌气，偏要跟他对着干，他让我去给他泡杯茶，我觉得他唠叨了我，浇水的时候故意拖延时间，他最爱喝我泡的龙井茶，在死之前没有喝上一口。」

外婆说完，终究是叹了一口气。

李浔有些震惊到。

他不知道外婆虽然表面上对生死看淡，其实仍旧对外公的突然离世耿耿于怀。

人老了，有一个陪伴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携手到老，却还留下一些遗憾，而这些遗憾再也不能够弥补了，这才是最遗憾的事。

外婆伸出长满褶皱的手不自然地擦了擦眼睛，眼睛变得有些浑浊不清，又接着说，「他是高血压，没控制好，突然心梗去世的，这人呐总是说不准意外和明天谁先到来。年轻人，你们要珍惜时间，想做什么就去做，千万别留下遗憾。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就想通了，少来夫妻老来伴，对错都不是那么重要了，没必要争个上风，两个人在一起才最重要。」

外婆说完，又整理好情绪，开始抚摸着小姜的头。

「年轻人，你留在这，一定是因为对你爷爷有深的感情吧，如果你不嫌弃我这个老太婆啰唆，你可以说给奶奶听听。」

「……」李浔愣住了。

其实关于爷爷，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其实也不是，是他任何事，都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爷爷在的那会，他的心事都几乎不跟爷爷说。

父母离婚后，他一直跟着爷爷，也更不会跟父母说。

至于朋友……他没有朋友。

「年轻人，你放心，我老太婆不是大嘴巴，你不说……」

「没有奶奶……我只是……」李浔不是不愿意说，而是从来没有跟谁谈过心，他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有些急，他怕奶奶误会自己嫌弃她啰唆。

「我爷爷是……肝癌。」他说完，勉强地扯出一个笑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轻松一些。

「肝癌？发现得晚吗？」姜柔外婆问。

「我不知道……我那时在国外读书」李浔低下头，又说，「可能怕影响我学业，爷爷一直没有告诉我，等我知道了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姜柔奶奶和他都陷入沉默。

他的故作轻松被奶奶一眼看穿。

她挪过来，伸出一双苍老的手将他的手握住，心疼地看着他。

「年轻人，别自责，我能理解你爷爷，换做奶奶，奶奶也不会告诉后人自己的病，你们有你们的学业，生老病死是命，你们年轻人活得轻松些，不要有心里负担，我想这才是你爷爷想看到的。」

李浔被握住的第一反应其实是躲，他不习惯被陌生人触碰。可是姜柔外婆的手温暖且有力，就像是有魔力，那温暖从他手传到他心里，他竟也没有躲了。

过了片刻，他又低声说，「我赶回来，没有看见爷爷最后一眼……可是他却知道我要回来，吩咐阿姨做了我最喜欢的菜。」

这才是他最生气自己的地方。

一直以来，他离开爷爷，离开最在乎自己的人，去找那个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人，到头来连爷爷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可是爷爷临死都还挂念着自己。

他都病入膏肓了，脑子不清醒了，还记得自己喜欢的菜。

这海外求学的 5 年，那一刻，他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了什么。

「好孩子，这并不是你的错。」姜柔外婆心疼地说，「你爷爷生病是没法改变的，你出国读书也没有错，我想你和你爷爷感情那样深，你爷爷并不会怪你，两个人有感情在，隔得再远，思念是没有距离的。人都是相通的，你对爷爷的感情，我想他是知道的。没有见到你最后一面，他也不会有遗憾。」

「其实到了我这个年纪，见最后一面又有什么意义呢，躺在病床上，一家人守着你最后时光悲痛欲绝，那我能走的安心吗？还不如，知道你们能过得好，我就安静的来，安静的走。」

「奶奶想，你爷爷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你成家立业，如果他知道你因为此时而自责，他才是在地下都过得不安心。」

姜柔奶奶算是大概知道这个年轻人怎么只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又总是一个人留在这老街不肯搬走，最是深情的人，最是把自己画地为牢。

姜柔奶奶自己就是，这个年轻人也是。

过了一会，姜柔奶奶又问，「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李浔迟疑了一下，道，「李浔。」

「小浔，奶奶可以这样叫你吧。」姜柔奶奶笑着说，「我老婆一个人在这，也是没个人说话，一个外孙女也是整天不着家，你若是以后还有什么心事，你不嫌弃老太婆啰唆，你就到奶奶家来坐坐，说给奶奶听，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李浔本意想拒绝，他觉得瞒着姜柔外婆自己其实是和姜柔认识的这样去接触她，这样不太好。

可是这一刻，他还是有私心。

「好。」他应了下来。

李浔回去的路上，心里乱糟糟的。

他一路上心里只有那句话。

「对错都不是那么重要了，两个人在一起才最重要」

他走些想着，似乎很多事他依旧想不明白，但他却又豁然开朗。

后来他回家的路上，他感觉身子里面某些东西，慢慢地就放下了，身子越来越轻，脚步也轻快起来。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